

始得西山宴遊記—— 記舊男七宿舍與蟾蜍山的生活

文·圖/施景中

「然後知是山之特立，不與培塿為類。悠悠乎與顛氣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而不知其所窮。」這是唐朝柳宗元被放逐到偏遠地帶時，遊山玩水的雜文。

我心中也有一小小祕境聖山，埋藏在心中30多年，美好的景象縈迴於心揮之不去。但最近想要再去尋訪，已了不可得，於是把它寫出來，當做人生的一個紀念。

民國74年考上臺大醫科，開學後，因為比較晚分配到宿舍，結果分發到全校最舊的學生宿舍 - 臺大舊男七宿舍。

舊男七舍現址已經找不到了，大概的位置是在蟾蜍山下；若由現在的地理位置來敘述，由校總區舟山路側門出去，先經過動物醫院，走過癌醫中心，一直往蟾蜍山方向走，出校門後大約經過10多分鐘後可以到達。當年的舊男七，連正式一點的馬路都沒有，如果碰到雨後，就變成了名副其實的「水」「泥」路，有水有泥，就是路不明顯。如果是騎腳踏車經過，那就會把地上的泥巴都捲到褲管，回宿舍要洗半天（騎過水泥路的人就知道）。當經過一家很舊的雜貨店（很像日劇大正時代的街景，這家店現在還在，但已翻新；當年都在這裡買生活補給品），過了一個水泥橋，往前看就是蟾蜍山腳，左手邊就是舊男七。當年傳說，蟾蜍山下有國軍的祕密基地，現在已經得到證實，還曾傳說山底下另有飛彈基地。

往蟾蜍山望去，幾百公尺外，從山腳到遠遠的山頂，都是大大小小不同墓碑，有的碑上還有照片，有的豎著、有的倒在一旁。亂葬崗外，有一地藏王菩薩的小廟在此鎮守，在此也隔開了陽世和陰間、活人和鬼的世界。（平常和同學聊天，總以「台北夜總會」、「空中樂園」來代表這個異次元的地方）

如果往左手邊看，有一片竹林面向蟾蜍山，旁邊有一條寬的排水溝，竹林的背著蟾蜍山、靠基隆路這一側，藏身有一排低矮兩層樓的房子，其實並不很明顯。

這裡就是臺大舊男七舍（圖1，當年不流行拍照，只有窗台一景），也是我魂縈夢牽的所在。

民國74年的某一天晚上，我帶著一些簡單的行李，父親循著校方給的指示，載

我到宿舍報到，好不容易找到水泥橋那，車子沒辦法開進去了，於是放我下來，我一個人慢慢踱步，在黑暗的天色及昏黃的路燈中，慢慢走進去宿舍。

在黑暗的夜色中走著，突然眼前一亮，看到那棟低矮的房子向我招手。宿舍的窗戶是舊式木框條那一種，窗面很大。我從一樓的走廊走過去，看到許駿（臺大癌醫腫瘤內科主任）和孟乃欣（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復健部主任）同學，穿著短汗衫，拿著毛筆正在切磋書法。一樓有公用休憩間，擺著乒乓球桌，穿過中堂走上二樓，往西面走到底，面對整個開闊的陽台，那裡就是我的房間了。

宿舍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，那棟宿舍是木造的，是用質地很好的厚重木頭，到我住那一年已經快50年了，仍像個壯漢一般，歷經風雨日曬、甚至多次颱風強震，完全沒有腐圯傾頹的跡象。

但因為是木造地板，二樓走路時一樓也會有聲音，當年正是恰恰吉魯巴舞盛行的時候，男同學無不精練舞技，以求在跨系舞會脫穎而出；但如果樓上練習跳交際舞太吵，一樓被吵到無法念書，這時就用曬衣服的竹竿（或掃把）敲一下天花板警告一下，二樓聽到了通常就會收斂一點。

一樓宿舍走到最底端，是浴堂和洗衣場，浴室及和式廁所都沒有門，大家袒裎相見，反正都是男生，而且晚上昏黃的燈光下，什麼也看不清楚，也不會覺得不好意思，四周有竹林圍繞，也不會有走光之虞。

寢室門是木造的滑軌側拉門，拉起來很費力、還伴隨著厚重滾輪的聲音。晚上有螢火蟲，也有蛙叫蟬鳴；就寢之際，沒有車馬人喧，窗戶外是一片皎潔的月光、映照著不遠的墓碑群，時間就在此凍結。「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」，當年往往是伴隨這蟲鳥天籟之音，幽幽進入夢鄉。

天未亮時，畜牧系農場中的牛就不時發出低吼叫聲，有時讓我睡睡醒醒。直到六點多，公雞喔喔叫聲此起彼落，逼得我們不得不起身。門一拉開，滿眼是翠綠色的竹林，徐



圖1：臺大舊男七舍，僅存的窗台照。

施景中 專欄

徐清風伴隨著穿林打葉清脆的聲音，而大雨過後的早晨更加像世外桃源，我當年想，如果花很多錢住高級日式旅館，也不會勝過這裡風景。

宿舍附近有一條短短的小街，這裡的早餐10多元出頭，豆漿油條都有。餐後出門到校園上課，沿著小徑穿過舟山路，那個年代這裡沒什麼建物，除了畜牧系農場和一些低矮的房子，大部分都是農田。宿舍騎腳踏車進校園到共同教室上課要10分鐘左右，走路就更久了，因此沒騎車的人往往搭同學便車一起上學。當年和同學一起走在椰林大道上，穿著卡其制服，打著黑領帶，椰林大道那一頭就是高升的太陽，世界就是我們的。傍晚回到宿舍，附近街上自助晚餐20元，四菜（含一主菜一排骨或滷控肉）一湯，白飯無限供應，但當年運動量大，怎麼吃也不會胖。吃完晚餐，吹著徐徐和風，看著美麗的夕陽，慢慢一邊唱歌、一邊走回宿舍洗澡，真有萬物一體，人生至樂的感覺。

宿舍旁和竹林之間是條大排溝，再過去是一大片黃綠色的稻田。據高一屆的學長口述，在我入學前的一兩個月，台北發生颱風大水災（可能是尼爾森颱風），當天早上學長在睡夢中驚醒，看見自己的臉盆、牙杯在床頭飄浮著。當時蟾蜍山也發生了土石流，陳舊的棺木被沖刷到山腳，同時山上也沖下來兩具乾枯的屍骨，一具在颱風過水退就被看見，另一具則卡在宿舍旁的竹林，隔了一個月才被宿舍的管理阿伯看到。

說到這個大排水溝，由於蟾蜍山地勢高，如果下暴雨，黃黃的泥水沖刷而下，灌到我們宿舍旁的大排，如果宣洩不及，積水超過地面，這時騎腳踏車回宿舍就要非常小心，因為可能一不小心就騎到大水溝裡面了（聽說曾有學長跌到水溝裡過）。

每年的新生訓練後，班上都會有組織夜遊，大家一起爬蟾蜍山坡的亂葬崗，一來聯繫感情，二來代表自己膽量大，可以轉大人了。這裡的亂葬崗沒有規劃，聽說下葬的棺木可能有分一樓二樓地下層的差別。曾經有高我們幾屆的學長們，夜遊亂葬崗被鬼打牆，走了半天都看到同一個墳墓和墓碑上的相片，後來跟墓主禱告，說不好意思吵到你了，最後才順利走出去。

亂葬崗走到頂端，再翻過去，就是規劃完善的辛亥公墓，附近的辛亥隧道當年有許多鬼故事。如果半夜11點多自蟾蜍山腳地藏庵出發，走到這裡大概已經午夜兩點多了，可以在辛亥路攔計程車坐回去，不然就是原路走回，大約4點才會回到原地。曾經有同學半夜夜遊，當年的宵禁還未完全解除。結果夜遊到在辛亥路端，碰到霹靂小組，接著就像電影的情節，一台警車出現在你面前，然後快速倒退逼近你，突然車子就衝出四名全副武裝的幹練警員，大聲喝令叫你不准動，經過盤查訓誡後才放人。

舊男七之於我，那真的是我青年早期、舊式溫泉旅館的美好印象。現在臉書有人分享學生在住的五星級宿舍；對我來說，那些比不上我當年的美好回憶。不過當年同寢室有一個動物系的學長，在宿舍養蛇，有一天，蛇溜出來了，跑到我另一同寢室的醫技同學蚊帳上方睡著；同學早上洗完衣服，提著水桶走回寢室，看到蚊帳上的青蛇，學長也外出（可能又去抓蛇），情急之下，去找宿舍的其他動物系學長幫忙抓，才把這可愛的青蛇請回老巢。那天是假日，我回家中和父母團聚，因此沒有碰到。

那宿舍住到我升大二那一年暑假後就停止使用了。聽說後來短期曾經當工友宿舍，後來完全都拆除，我在2003年附近支援公館分院（現在癌醫中心的位置）看診，下診後想去找，無奈環境變化太多，完全看不出20多年前的樣貌，連那小小的地藏庵也找不到。

這次趁景福校友回娘家（我們是畢業30年），學校安排我們參觀癌症醫院，我一時興起，用Google map指引，想要找回當年的記憶。結果走著走著，看到當年的芳蘭雜貨店，現在已經翻新（圖2），不是印象中的木造建築，當年的水泥橋和小路都看不到了。由這當起點，逐漸拼湊年少時的印象，先走到義芳居古厝，找到當年的地藏庵的原址，但已不是當年看到的昏暗小廟，旁邊還有新蓋的大型殯葬會所。雖然無法找到當年的宿舍遺跡，想說來探訪附近早期墾戶興建的芳蘭大厝，再從大厝繞回癌醫參訪。結果在芳蘭大厝的回程，看到了那一個大排水溝。

大排水溝一樣清綠（圖3），和30多年前完全一樣。舊男七宿舍早已經鏟平，現在正在蓋新的工程。當年的竹林只剩下小小一塊，大排的旁邊稻田的原址，現在變成永齡生醫工程館（圖4）。回程走到癌醫中心所在的基隆路上，十字路口的另一端是環境工



圖2：當年芳蘭雜貨店所在。



圖3：30年不變的排水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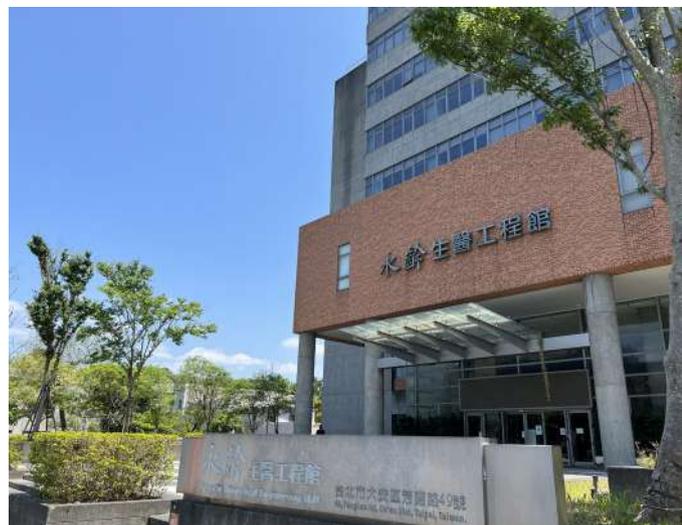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：學生時代的稻田現在矗立著永齡生醫工程館。

施景中 專欄

程研究大樓，正是當年這個小聚落唯一的小街（我們吃早餐和晚餐的地方）。由這再往上走，就是我們當年夜遊蟾蜍山的小徑了。（圖5）

一下子全都弄清楚了，謝謝校友會的安排參訪，讓我時空穿越，把我的大一和現在生活宇宙串在一起，當時激動地眼淚差點要掉下來。

科學家心中的時空觀念和我們不一樣，根據相對論，物理學家喜歡將時間整個鋪展開來，把所有過去與未來的事件都放在一幅時間圖裡，就好像風景畫一樣。如果是這樣，舊男七宿舍是還在時空某一個點的，只是我現在看不到而已。

我們經歷過農民遊行，臺大學生會長普選，野百合學運。一瞬間，世界已經轉變。

回憶蟾蜍山和舊男七，也敬離我遠去的，青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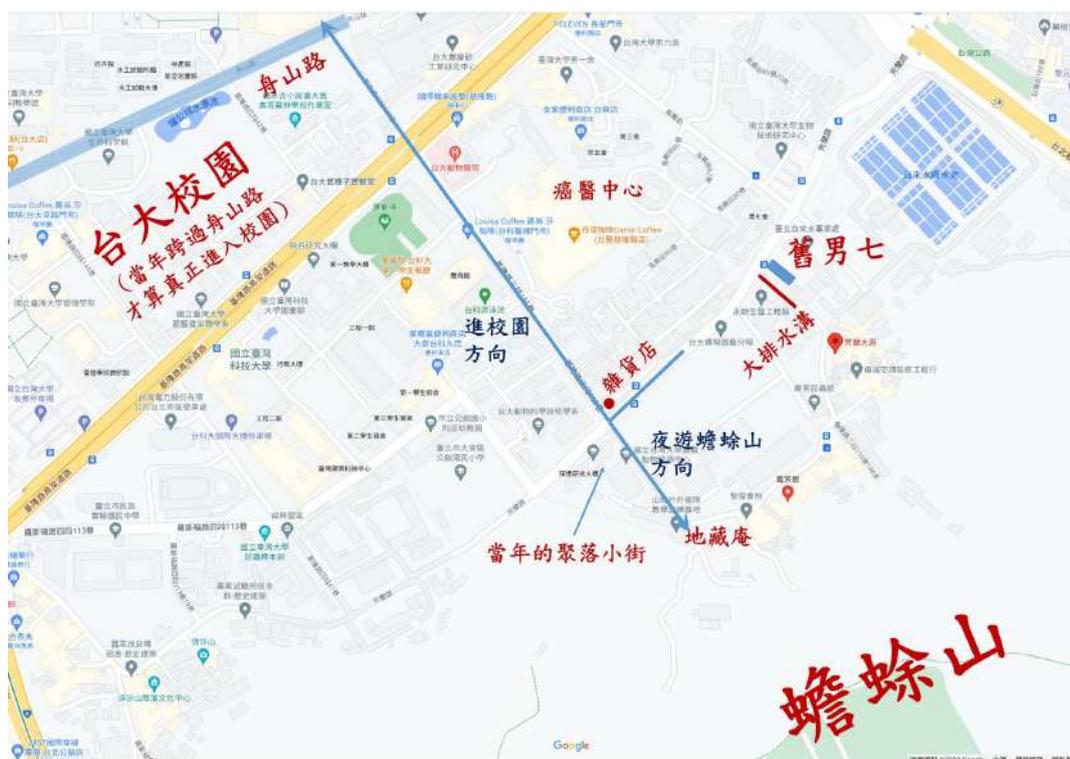


圖5：用Google map指引尋找當年的記憶。



施景中小檔案

母校醫學系 1992 年畢業，現為母校婦產科副教授
 曾獲選北美校友基金會票選母校最佳主治醫師
 2008 年獲選為臺灣百大良醫
 2020-2022 年母校優良教師